

他们曾使我空虚

王朔

影响我的

部短篇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曾使我空虚/王朔选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9. 7
(影响我的 10 部短篇小说)
ISBN 7-80005-507-8

I. 他…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093 号

他们曾使我空虚——影响我的 10 部短篇小说

作 者/王 朔 选编

总体策划/丁晓禾

责任编辑/邵 东 杨 彬

封面设计/旺忘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68326644-2569(总编室)

(010)68994118(发行部)

传 真/(010)68326679

电子邮件/nwpcn @ public. bta. net. cn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32 850×1168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8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507-8/I·037

定 价/15.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	序/他们曾使我空虚	王朔
1	莺莺传	(中国) 元稹
12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中国) 冯梦龙
48	驿站长	(俄罗斯) 普希金
65	献给爱丝美的故事	(美国) 杰·大·塞林格
98	忧国	(日本) 三岛由纪夫
130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	(英国) 威廉·索默塞特·毛姆
182	刎颈之交	(美国) 欧·亨利
195	关于犹太的三种说法·····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205	采薇	(中国) 鲁迅
228	他们不是你丈夫	(美国) 雷蒙德·卡佛

(中国) 元 稹

莺 莺 传

贞元^①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②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无几何，张生游于蒲^③。蒲之东十余里，有僧

①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

② 登徒子——战国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说楚国的登徒子，其妻貌丑，登徒子却与她生了五个孩子。

③ 蒲——蒲州，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

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于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①，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②。是岁，浑瑊^③薨于蒲。有中人^④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⑤，令于军，军由是戢^⑥。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饌^⑦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⑧，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⑨，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⑩，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⑪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⑫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

① 张出于郑——张生的母亲是郑氏。

② 异派之从母——异派，家族中的另一支。从母，母亲的姐妹。

③ 浑瑊——唐代将领，为绛州节度使。

④ 中人——宦官。

⑤ 总戎节——主持军务。

⑥ 戢(jì, 音集)——整肃。

⑦ 饰饌——摆下酒席。

⑧ 孤嫠未亡——古时寡妇自称之词。未亡，未亡人。

⑨ 属师徒大溃——碰上军队大乱。

⑩ 睟(suì, 音碎)容——容貌丰泽的样子。

⑪ 双脸销红——两颊现出绯红。

⑫ 抑而见——强制出来相见。

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①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绔间居^②，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③，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④矣。尔其谓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⑤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⑦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

① 因其德——凭借你对崔家的恩德。

② 纨绔间居——和女人在一起。

③ 纳采问名——指纳聘、卜吉凶等定婚手续。参见《李娃传》“六礼”注。

④ 索我于枯鱼之肆——到卖鱼干的店铺里寻找我，言下之意是说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典出《庄子·外物》。

⑤ 非语——不合礼教的言语。

⑥ 岁二月旬有四日——即当年二月十四日。

⑦ 既望——过了十五日，即十六日。

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给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①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②。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③，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

① 数(shǔ, 音暑)——数落，即责备。

② 觉(jiào, 音叫)之——叫醒他。

③ 辨色而兴——辨色，天色微明，刚能看清事物的时候。兴，起床。

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①，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复可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②，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辨，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③，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恠，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④，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

① 宛无难词——好象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② 刀札一指写文章等。刀札，古代用刀于竹、木简上刻字，然后连缀成篇。

③ 文调及期——科举考试的日子将到。

④ 序——乐曲的序曲。

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赠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①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欢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②。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汨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③。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④。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抚琴之挑^⑤，鄙人无投梭之拒^⑥。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帨^⑦。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

① 花胜——古代妇女戴在头上状如花朵的装饰物。

② 便安——安稳，安适。

③ 斁(yì，意义)——厌倦。

④ 不忒(tè，音特)——不变。

⑤ 抚琴之挑——汉代司马相如以琴挑引卓文君，卓文君因与之私奔。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参见《游仙窟》“卓文君”注。

⑥ 投梭之拒——《晋书·谢鲲传》载，谢鲲调戏邻女，被邻女用梭子打落了两个门牙。

⑦ 侍巾帨——服侍梳头戴巾。这是与人为妻的婉转说法。

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①。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②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③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④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⑤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风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⑥，云心捧玉童。更深夜悄悄，晨会雨濛濛。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红。言自瑶华浦^⑦，将朝碧玉

① 犹托清尘——“追随在你的身边”的一种客气说法。

② 儿——唐宋时代妇女自称之辞。

③ 杨巨源——蒲州人，字景山，曾任国子司业，与作者是朋友。

④ 潘郎——晋代潘岳。见《游仙窟》“潘安仁”注。

⑤ 萧娘——唐时对女子的泛称。

⑥ 绛节随金母——绛节，神仙的仪仗。金母，神话中的西王母。

⑦ 瑶华浦——与下文的“碧玉宫”，俱指仙人居住之处。此处借指莺莺和张生的住所。

宫。因游洛城北^①，偶向宋家东^②。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③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连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瞳瞳。乘鸾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④，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箫史^⑤在楼中。”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⑥，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⑦，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僂笑^⑧。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是

- ① 洛城北——借用曹植《洛神赋》典，把鸳鸯比为洛水女神。
 ② 宋家东——宋玉东邻之女。见《游仙窟》“韩娥宋玉”注。此处指张生与鸳鸯的欢好。
 ③ 蝉影——形容发髻的精巧。
 ④ 怨鹤——《怨鹤操》，曲调凄怨的古琴曲。
 ⑤ 箫史——春秋时代善于吹箫的人，后娶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参见《游仙窟》“弄玉”注。
 ⑥ 螭(chi，音痴)——传说中象龙而无角的动物。
 ⑦ 殷之辛，周之幽——殷朝的纣王，周朝的幽王。传说二国君都是因喜爱美色而亡国。
 ⑧ 僂(lü，音鹿)笑——耻笑。

坐者皆为深叹。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①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① 李公垂——名绅，中唐诗人，与作者是朋友。

元稹 (779—831)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15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历仕监察御史，因触怒宦官被贬。元和十年（815）回京不久又被外任通州司马，后召回。自此仕途顺达，长庆二年，曾短时期任宰相（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以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武昌军节度使等高职，53岁时死于任上。有《元氏长庆集》。

作为唐朝著名诗人的元稹，写于贞元末的《莺莺传》，是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它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事大略述张生寓蒲州普救寺，适其表姨郑氏携女崔莺莺同寓寺中。其时

绛州节度使浑瑊死，军队发生骚乱劫掠。张生与其将领友善，庇护了她们母女。在郑氏所设答谢宴上，张生认识并倾心于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张生以诗求私通，始遭严拒，其后莺莺不能自持，以身相许，二人遂相欢会。最终张生赴京应举，遂与之绝。一年多后，张生与莺莺已各自嫁娶，张生偶过其家，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赋诗拒之，二人遂“绝不复知”。文中又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等。小说所述张生行事与作者元稹相合，故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稹自己的写照。

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中国) 冯梦龙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话说西湖景致，山水鲜明。晋朝咸和年间，山水大发，汹涌流入西门。忽然水内有牛一头见，浑身金色。后水退，其牛随行至北山，不知去向。哄动杭州市上之人，皆以为显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门，即今之涌金门，立一座庙，号金华将军。当时有一番僧，法名浑寿罗，到此武林郡云游，玩其山景，道：“灵鹫山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见，原来飞到此处。”当时人皆不信。僧言：“我记得灵鹫山前峰岭，唤做灵鹫岭，这山洞里有

个白猿，看我呼出为验。”果然呼出白猿来。山前有一亭，今唤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①先生在此山隐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条走路，东接断桥，西接栖霞岭，因此唤作孤山路。又唐时有刺史白乐天，筑一条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栖霞岭，唤做白公堤，不时被山水冲倒，不只一番，用官钱修理。后宋时，苏东坡来做太守，因见有这两条路，被水冲坏，就买木石，起人夫，筑得坚固。六桥上朱红栏杆，堤上栽种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景，堪描入画。后人因此只唤做苏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两条石桥，分开水势，东边唤做断桥，西边唤做西宁桥。真乃：

隐隐山藏三百寺，依稀云锁二高峰。

说话的，只说西湖美景，仙人古迹。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州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单说那子弟，姓甚名谁？遇着甚般样的妇人？惹出甚般样事？有诗为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话说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有一个宦家，姓李名仁。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

① 林和靖——宋诗人林逋的别号。

② 南廊阁子库募事官——从话本中李募事的主官是邵太尉看来，这南廊阁子库，当是指的宋代的左藏南库，就是所谓“御前桩管激赏库”，专门支应军需的。募事官是小吏性质的杂职。

官^②，又与邵太尉管钱粮。家中妻子，有一个兄弟许宣，排行小乙。他爹曾开生药店。自幼父母双亡，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年方二十二岁。那生药店开在官巷口。忽一日，许宣在铺内做买卖，只见一个和尚来到门首，打个问讯道：“贫僧是保叔塔寺内僧，前日已送馒头并卷子在宅上。今清明节近，追修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烧香，勿误。”许宣道：“小子准来。”和尚相别去了。许宣至晚归姐夫家去。原来许宣无有老小^①，只在姐姐家住。当晚与姐姐说：“今日保叔塔和尚来请烧箆子^②，明日要荐祖宗，走一遭了来。”次日早起买了纸马、蜡烛、经幡、钱垛^③ 一应等项，吃了饭，换了新鞋袜衣服，把箆子钱马，使条袱子包了，径到官巷口李将仕家来。李将仕见了，问许宣何处去？许宣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烧箆子，追荐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将仕道：“你去便回。”许宣离了铺中，入寿安坊，花市街，过井亭桥，往清河街后钱塘门，行石函桥过放生碑，径到保叔塔寺。寻见送馒头的和尚，忏悔过疏头，烧了箆子，到佛殿上看众僧念经。吃斋罢，别了和尚，离寺迤迳闲走，过西宁桥、孤山路、四圣观，来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闲走。不期云生西北，雾锁东南，落下微微细雨，渐大起来。正是清明时节，少不得天公应时，催花雨下，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

① 老小——这里指妻子、儿女言，有时也包括父母。

② 箆子——用草编制的盛放迷信品如纸马冥锭等的布袋状的东西。

③ 钱垛——指成串的钱纸。